

# 方志敏传

石 李 石  
蔚 希 凌  
春 文 彪

# 方志敏传

石 李 石  
蔚 希 凌  
春 文 鹤

人  
民  
出  
版  
社

封面设计：王师颀

190  
**方 志 敏 传**

FANGZHIMIN ZHUAN

石凌鹤 李希文 石蔚春

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6印张 144,000字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9,300

ISBN 7-01-000370-X/K·145 定价 3.25 元

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  | 少年行 .....       | 1  |
| 二   | 风暴 .....        | 4  |
| 三   | 甲工学潮 .....      | 7  |
| 四   | 浔阳江头 .....      | 13 |
| 五   | 洋场际遇 .....      | 18 |
| 六   | 撒播火种 .....      | 25 |
| 七   | “我加入了共产党” ..... | 30 |
| 八   | 第一个农民协会 .....   | 33 |
| 九   | 北伐军到江西 .....    | 37 |
| 十   | 捍卫农运领导权 .....   | 39 |
| 十一  | 武装反击右派进攻 .....  | 44 |
| 十二  | 到赣西南去! .....    | 50 |
| 十三  | 水上人家 .....      | 55 |
| 十四  | 只求种田“不亏本” ..... | 57 |
| 十五  | 来龙山上的灯光 .....   | 63 |
| 十六  | 红色堡垒 .....      | 67 |
| 十七  | 一个“火药箱” .....   | 72 |
| 十八  | 趁热打铁 .....      | 78 |
| 十九  | 受挫 .....        | 81 |
| 二十  | 反对埋枪逃跑 .....    | 85 |
| 二十一 | 三战三捷 .....      | 89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二 | 初上贵溪 .....      | 93  |
| 二十三 | 士兵运动 .....      | 96  |
| 二十四 | 贵、余、万连成一片 ..... | 100 |
| 二十五 | 巧取周坊 .....      | 105 |
| 二十六 | 信江特区苏维埃诞生 ..... | 109 |
| 二十七 | 分田分地“行共产” ..... | 111 |
| 二十八 | 整军 .....        | 116 |
| 二十九 | 奇袭景德镇 .....     | 119 |
| 三十  | 打九江不可行 .....    | 123 |
| 三十一 | 回师苏区 .....      | 126 |
| 三十二 | 首次援闽作战 .....    | 131 |
| 三十三 | 所谓“中央代表” .....  | 135 |
| 三十四 | 肃反扩大化 .....     | 140 |
| 三十五 | 二次援闽作战 .....    | 144 |
| 三十六 | 送别红十军 .....     | 147 |
| 三十七 | 组建新十军 .....     | 151 |
| 三十八 | 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 ..... | 154 |
| 三十九 | “方志敏式根据地” ..... | 157 |
| 四十  | 抗日先遣队 .....     | 160 |
| 四十一 | 转战被俘 .....      | 163 |
| 四十二 | 起解 .....        | 168 |
| 四十三 | 拒降 .....        | 173 |
| 四十四 | 越狱无望 .....      | 181 |
| 四十五 | 血写的书 .....      | 186 |

## 一 少年行

1899年8月21日(农历七月十六日),方志敏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庭中。

此时正值甲午战败,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,北方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。但这些还不曾直接影响到赣东北信河流域贫穷落后而闭塞的农村。这里的农民仍然像他们的祖辈一样,在愚昧中度日,在土地上求生,在地租下挣扎。

方志敏的祖父长庚老人,带领全家40余口聚族而居。这个大家庭除自有土地外,还必须租种地主土地百余亩,交租谷200多石。因此,全家男子都须参加田间劳动,连小孩也得放牛拾粪。妇女除了操持家务,更得纺纱绩麻。如此辛劳,方能勉强维持温饱。

方志敏的父亲方高翥是长庚老人的三儿子,娶妻金香莲。他和兄弟分家后,仍然以务农为业。志敏出生不久,他曾与人合伙贩卖茶叶,但在殖民经济低价收购的掠夺下,不幸亏本。

方志敏从小参加放牧、拾粪和割柴草劳动。8岁时,他父亲由于爱子心切,决心送这聪明的孩子入本村私塾读书。教书先生是位前清秀才,整天摇头晃脑,咬文嚼字,教的是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四书五经,之乎者也,沉闷得很。但是,方志敏深知祖父和父母供给他读书有多么艰难,因此,尽管他不喜欢老师教的这类东西,却还是孜孜不倦地熟读深思。他一年读的书超过其他学生三年的学业。在私塾里,他练得一手好字,学会了对对子,能写简单的文字。因此,少年方志敏因为聪明好学,在乡里颇有点名气。

方志敏在本村读完三年私塾后，遇上赣东北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，村里的孩子大都跟随大人外出逃荒，老秀才也闭馆停教，方志敏遂辍学在家务农。但因为老秀才和远亲近邻无不称赞“志敏好学上进”，长庚老人不忍叫他辍学，尽管那时方家已经开始捉襟见肘，入不敷出，还是多方设法，勉为其难地把他送到高桥严常新私塾搭学。

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发生了，封建帝制的清王朝，名义上换成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，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却丝毫没有改变。漆工镇上的土佬财主邵襄臣，开了家鼎丰商号，兼放高利贷，负债的人家莫不叫苦连天，甚至被逼投河上吊。

1912年腊月，方志敏到德兴张家村探望他的姐姐，路过一个村庄，见邵家鼎丰商号的账房，手拿算盘账簿，凶神恶煞似的向穷寡妇逼债。不顾老婆子苦苦哀求，定要夺走她家的饭锅棉被抵债。少年气盛的方志敏见此惨状，怒不可遏，见到姐夫后愤愤地说：“这邵襄臣太坏了，总有一天要他死在我手里，我要败他的家。”他姐夫笑嘻嘻地说：“你想得倒好，不过邵襄臣是漆工镇上的大财主，你一个小娃娃，怎能败他的家呀？”

是呀，怎么败他的家呢？这个问题一直盘据在方志敏的脑子里。

那年大年初一，天色微明，邵老板早早起了床。他要成为镇上第一个“开门大吉”“招财进宝”的人家。

爆竹放响了，长香点燃了，邵老板穿起平常不肯上身的丝贡团花的长袍马褂，头戴红顶黑缎的瓜皮帽，满怀喜悦地走到大门边。他口中念念有词地双手扳下大门杠，又毕恭毕敬地拉开门栓，打开大门。骤然间一股恶臭气味扑面而来，随着是一大把沾了粪污的稻草扫帚直倒下来，他来不及躲避，粪污溅了他一脸一身。他踉跄着脚步连连后退，冷不防脚下一滑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仰面又见稻

草把上赫然贴着两张纸条：“抬头见鬼”，“开门招灾”。店伙计手捂着鼻子笑出大门，漆工镇上立刻荡漾起一片开心的笑声。方志敏嫉恶如仇的这场恶作剧，镇上人们至今谈论起来，仍然十分得意！

元宵过后，由于严常新到烈桥设馆，方志敏又随师到烈桥搭学读书去了。

烈桥也有个有钱有势的大户，他就是号称“北乡王”、把持乡里的张念诚。严常新就是由他请到自己家里来教书的。这已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，大总统袁世凯想复辟帝制，自己当皇帝，下令尊孔读经。张念诚和严常新自然奉行不悖。在这期间，方志敏仍然用功读书，读完《孟子》读《论语》，先生照例不加讲解，学生每天读死书、死读书。方志敏很不满足，于是他就到课外读物中去寻求知识。他偶然得到一份《启蒙画报》，其中除了介绍某些科学知识外，还介绍一些中外古今的名人事迹，如诸葛亮、岳飞、拿破仑、华盛顿、牛顿、瓦特等，使方志敏大开眼界。在烈桥张家搭学两年后，因为祖父长庚老人病危，回到湖塘，一度辍学在家干农活。

1916年方志敏考入弋阳县城叠山书院的高等小学读书。

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，激起全国舆论的愤怒。方志敏邀集同班同学邵式平等，组织“弋阳九区青年社”，阅览报刊，讨论时事，对于军阀混战和封建专制非常恼恨。他多次表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主张倡导民主，学以致用，反对做书呆子，独善其身。

弋阳九区劣绅张念诚，对于曾在他家搭学的方志敏相当器重，甚至要将这聪明好学的青年收为女婿，只因方长庚老人不敢高攀而未成姻眷。但这两家议婚的事，方志敏本人完全不知道，而且他从“九区青年社”同学的议论中，获悉张念诚在地方上作恶多端，因而对此人十分憎恨。张念诚经常假惺惺地做些修桥补路的“善事”，实际上是借口兴办地方公益而中饱私囊。许多贫困农家，遭受张家的敲榨勒索，弄得家破人亡。

“九区青年社”的同学一致要求回乡宣传揭露张念诚的罪行，并决定由方志敏写信给姓张的劣绅，劝他弃恶从善，改邪归正。可是结果适得其反，张念诚不但不接受“劝告”，反而通过他的爪牙在外面散布谣言，宣称方志敏对他讨好卖乖，巴结他以求发达；还说他是由张念诚供养读书的，现在写信是想博得加倍器重，当张家的招郎女婿。

方志敏听见这无耻的谣言肺都要气炸了，可同时也使他得到了教育：劝坏人弃恶从善，不啻与虎谋皮。于是他愤而写了一篇长文，揭露张念诚十大罪状，贴在九区的通衢大道——黄沙岭某饭铺的墙壁上，使过往行人有目共睹。尽管这“招贴”很快被撕去，可是居然有人敢和“北乡王”争高下，毕竟是人心大快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见识的增多，尤其是经过事实的教育，方志敏逐渐懂得团结多数人一道战斗的道理，遂以邵式平、邹琦、彭皋等同学为基础，吸收更多的农村青年参加，将“九区青年社”改组为“弋阳革命青年社”，继续开展活动。

## 二 风 暴

弋阳革命青年社成立不久，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就波及弋阳县城。方志敏成了弋阳高小学生运动的带头人。

他们邀请爱国教师俞谟给同学们作讲演，系统地介绍了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的内容。这位老师讲到痛心处，禁不住用拳头在桌子上捶得砰砰响，台下听讲的同学也一个个情绪激愤，有的竟呜呜地哭出了声。这时，方志敏就带领大家高呼“取消二十一条”、“还我青岛”、“保我主权”、“惩办卖国贼”……的口号。方志敏还组

组织弋阳革命青年社演讲队，打着写有“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”等标语的旗子，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弋阳街头巷尾。他们站在小板凳上，向老百姓作讲演。方志敏的讲演通俗易懂，充满热情，最吸引人。以后，他们还把这一宣传活动深入到城郊农村，打破了弋阳城乡的沉寂。

当时，弋阳县城一度掀起查禁日货的热潮。方志敏首先将自己身边用的几样日货在学校门口的大街上当众销毁——砸烂了脸盆，扔掉了牙刷，然后又在众人围观之下，一把火将一床好不容易购置的日本席子烧毁了。接着，他们又组织了几个日货查禁小组走上街头，将从商店查出的日货通通付之一炬。方志敏和同学们的这些做法，事后看来不免有些过火，但在当时，却是出于一片真诚的爱国之心。

学生们抵制日货的行动必然地遭到了豪绅地主和商人的反对和嫉恨，他们诬蔑学生“纠众滋事，扰及治安”。特别是对方志敏、邵式平这几位学生领袖，更是恨之入骨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面对旧势力的压迫，方志敏无所畏惧。他在学校“揭晓处”贴出了一张决心书，说：

“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

为中国独立解放而奋斗！”

就在这年夏天，方志敏从弋阳高小毕业了。

同年秋，他怀着工业救国的思想，考入了南昌甲种工业学校。

南昌，是江西省的省会，学生运动远比弋阳县城的声势浩大，甲种工业学校闹得更是热火朝天。他们除了联合其他学校示威游行和演讲之外，还男扮女装表演“文明戏”——《火烧赵家楼》，揭露曹汝霖、章宗祥等卖国贼的罪恶勾当。初到省城的方志敏，置身于这个崭新的天地，感到心情振奋，热血沸腾，立刻投身到这方兴未艾的反日爱国学生运动中去了。

在学校的预科新生中，方志敏年龄较长，思路敏捷，且在弋阳已经积累了一些闹学潮的经验，因此他很快就影响和团结了一批同学。有一次，他和同学们在南昌东大街和翠花街交叉处宣传查禁东洋货，一个搬运工人悄悄地跑来告诉他：德胜门外赣江码头才从船上卸下五大箱东西，大概是东洋货。码头工人嫌货主工钱刻薄，堆在码头上不肯替店老板搬走。方志敏和同学们赶到现场，向货主和在场的人们宣传反日爱国的道理。可是这位货主心里慌张却假装镇静，他先说这几箱东西不是东洋货而是国货，但当学生纠察队要开箱检查的时候，他却火冒三丈地说：

“我这是将本求利做生意，正正当当地不偷不抢，为什么要给你们检查？”

“你贩卖日货就是要检查。”一个同学恼火了，挺身向前说：“你拒绝检查就是心里有鬼。”另一位同学抢着说：“你贩卖日货就是想当亡国奴。”

“谁想当亡国奴啦？”这个商人沉不住气了。接着气势汹汹地说：“你们凭什么要查问？拿出衙门公文凭据来！”方志敏忍无可忍，大声说：

“快提煤油来，把这些东洋货全部烧掉。”说着，他用随身携带的铁撬打开箱盖，指着箱子里的东西向围观的群众大声说：“你们看，这批印花布，不是东洋货是什么？”

老板大为震惊，拔脚便跑去报警察局。可是当他拉着一名巡官到来时，码头上已经是火光熊熊。……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方志敏在南昌学生运动中逐渐成为中坚分子。南昌第二中学的袁玉冰、黄道、汪群，女子职业学校的肖国华，省立第一中学的邵式平，省立第一师范的刘峻山、邹努，以及《大江报》的工作人员徐先兆和他的妹妹徐敏华，都在战斗中与他结下了亲密的友谊。

这年寒假，方志敏回到家里，听到许多人在愤愤不平的议论省警察厅在镇上设置的警察派出所。原因是该派出所的余巡官，平日在镇上包揽诉讼，诈欺取财。凡来派出所打官司的，不管原告被告，只要有钱贿赂他，便可打赢官司；若无钱贿赂，即使有理也少不了挨板子。派出所的暗无天日，激发起方志敏的正义和良知。他搜集了许多有关余巡官的卑劣行径，过了旧历年再到省城，便和友好同学计议，具备稟帖，告到省警察厅，请求厅长体察下情，秉公剖断，判处这个姓余的不法巡官以应得的罪责。

年轻的方志敏每天课余都焦急地跑到警察厅告示牌看批文，希望他的稟帖能得到合理合法的批示。谁知事与愿违，过了个把月，才看到告示牌上贴出一张简短的批文，上写着“某字某号稟悉，候查明办理可也。仰即知照。此批。”方志敏一看批文，气得咬牙切齿，一拳向告示牌砸去，“完全是官官相护的打官腔。”

方志敏的天真和单纯又一次受到反面的深刻教育。

为了进一步充实自己，他如饥似渴地到《新青年》、《东方杂志》等介绍新思潮的书籍中，寻求实用的科学知识。他勤奋好学，在甲工读完一年预科，一直成绩优良，成为全校屈指可数的免费学生之一。

### 三 甲工学潮

江西省立甲等工业学校，是一所理工科中等专业学校，设有机械、英化（英语、化学）、土木工程三个专业，共有学生300多人，学制4年。在当时的南昌，算得上是一所高等学府。

但是，该校教学质量实在低下。学校买了一台发电机，经常出

故障，而教机械专业的教师不会修理，更不会以此来指导电机实验课，在同学之间传为笑谈。英语教师吴某，英语发音不准还不说，讲课更是毫无内容。他一堂课讲一个“沃特儿”（Water，水），竟从鄱阳湖扯到太平洋，洋洋洒洒几十分钟，最后还煞有介事地问同学：“听懂了没有？”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。这对于求知欲很强的方志敏来说，简直是受洋罪。校长赵宝鸿，不会不觉察到学生对某些“饭桶老师”有不满情绪；但在学生面前，偏要夸奖老师都是他礼聘而来的博学鸿儒。这使学生们更加反感。

当年“双十节”前数日，举行辛亥革命九周年纪念晚会。南昌各校学生编排游艺节目，参加联合演出。“甲工”是全省著名的学校，早已作节目安排。方志敏编写了一出讽刺喜剧，表现一位私塾的冬烘先生，教蒙童读《百家姓》。表演者有意摹仿该校英文教师吴某的腔调，摇头晃脑地讲课：

“赵，就是招摇撞骗的‘赵’；钱，就是死要钱财的‘钱’；孙呢？就是灭子绝孙的‘孙’嘛；李呐，就是说都在这里‘李’了。”紧接着就眼盯着坐在下面前排的赵宝鸿和那吴某英文教员们说：

“这就是说，赵钱孙李，就是招摇撞骗、死要银钱、灭子绝孙的都在这里。”

这一下引起了观众哄堂大笑，同时使赵宝鸿和吴某等无地自容。

第二天，赵宝鸿以校长的名义贴出布告：

“查学生方志敏不遵守校规，目无师长，着记大过一次，以儆效尤。”

这张布告反使甲工的丑闻传得更快了。

这一年，南昌淫雨连绵，学校校舍建成才两年，而不少课堂和学生宿舍竟陆续塌墙漏雨。方志敏和学生自治会的同学进行多方调查，方知是赵宝鸿在建造校舍时偷工减料，而挪用校舍建筑材

料和款项，在本市大凌云巷为自己盖了一幢华丽的住宅。

真象一经公布，全校哗然，学生们纷纷要求进一步调查学校财务账目。方志敏代表学生自治会，在全校大会上，公布了学校贪污学生缴纳的图书、体育等项杂费的实际情况，甚至学生的伙食费也被财会人员贪污，以至降低伙食标准，损害学生健康。这种种腐败内幕激起群情激愤。学生自治会立即推举方志敏等四位学生代表，向校领导提出四项要求：

- 一、清算历年学校建筑经费；
- 二、公布全校历年学杂费收支账目；
- 三、按照学生实际人数，配置厨工，由学生自治会办伙食；
- 四、撤换不称职的教职员。

可是刁滑的赵宝鸿，硬说学校经费开支和人事任免，完全属于学校行政职能，学生无权干预。他诬蔑学生受坏人利用，煽动学潮。还恫吓说，如不收敛，定将严惩不贷。

这完全是以高压手段进行威胁。在全校师生大会上，方志敏等学生代表据理反驳说，学生争取合法权益，理所当然；校方更不能剥夺学生自治会的民主权利。赵宝鸿理屈辞穷，只能气汹汹地摆手而去。

翌日早晨，赵宝鸿挂出校长告示，将方志敏等四人“着即开除”。有人立即砸毁告示牌，高喊“开除校长”。学生自治会决定，号召全校罢课，结队上街游行。甲工学生高喊“驱逐赵宝鸿”的口号，向省教育厅请愿，要求恢复四位同学的学籍，惩办贪污渎职的校长赵宝鸿。由于当时已是下午5点多，教育厅的官员已下班。这时，有人提议，到赵宝鸿家里去。

“去！去凌云巷！”300多人在方志敏的带领下，穿街过巷，直奔凌云巷四号。赵家的朱漆大门紧闭着，乌黑的门环还在晃晃悠悠地颤动，可是里面鸦雀无声。声声喊门，总是不开。同学们一怒之

下，用石头砸开了大门，倾刻，狂怒的人群如决堤的怒涛，冲进赵宅庭院，里里外外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。经过反复搜查，不见赵宝鸿本人。大家一气之下，把门窗器具砸个稀巴烂，总算出了一口怨气。

赵宝鸿当夜叩见省教育厅长许寿裳和省督军陈光远。污蔑学生是“暴徒”，请求派兵平息学潮。在许寿裳的支持下，他的请求得到了陈光远的许诺。

第二天清晨，同学们起来的很早。可是，呈现在学生们面前的却是一幅阴森恐怖的景象——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直挺挺地站在校门两侧，凶神恶煞，如临大敌。学生们见此情景，异常气忿，自发地在校园里奔走呼号，痛斥赵宝鸿的卑鄙行径。弄得赵宝鸿心惊肉跳，终日不安。

迫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，赵宝鸿不敢再给学生以更大的压力，否则学潮扩大，将不可收拾，然而，他又不愿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。他冥思苦想，终于使出了一个更加歹毒的阴谋。

第三天，学校突然贴出通告：“由于特殊情况，学校提前放假。”赵宝鸿这釜底抽薪的手段立刻给斗争带来了困难。预科学生年纪小，又是初次离家，一见放假，便纷纷打起行李离校了。毕业班的学生为了免遭失业，也开始退避了，最后留在学校的学生只有一、二百人。

眼看这场斗争就有夭折的危险，方志敏十分着急。他当即召开学生自治会会议，决定组织宣传队，向全市民众揭露赵宝鸿的卑劣行为，同时向南昌学生联合会请求支援。

6月13日，南昌学联召开南昌各校学生代表会议。会议听取了方志敏关于“甲工”学潮的情况汇报，并作出相应的决议，以书面形式劝告赵宝鸿自行辞职，并限在12小时内给予答复，否则，全市学生将共同采取行动。这一消息传到甲工，大家高兴极了，争相

传告，一扫几天来的沉闷气氛。

但是，赵宝鸿自恃有厅长、督军作靠山，对学联的“通牒”置若罔闻。

6月15日，“甲工”100多名学生，在方志敏等率领下，举着“赵宝鸿摧残教育”和“头可断、血可流、人格不可失”的牌子和标语，向各校游说，揭露赵宝鸿摧残教育、迫害学生的丑恶行径。所到各校纷纷响应，立即投入甲工学生的斗争行列，轰动了全市。

学潮越闹越大了。赵宝鸿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走投无路，在全市学生一致行动的压力下，他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。

斗争胜利了！方志敏成为南昌学潮的风流人物。他由袁玉冰、黄道的介绍，加入了“江西改造社”。

这场斗争虽然取得了基本胜利，但由于省教育厅长的作梗，督军的支持，方志敏以及洪宏义等四名同学的学籍终未得到恢复。6月下旬，方志敏毅然离开“甲工”，返回弋阳家乡。

回到家里，父母亲都没有责怪他。父亲只是说：“时运不好，家里风水不好，穷人家想出个人，那是比登天还难呀！”母亲很疼爱方志敏，只要他能在自己的身边，也就放心了。

方志敏走进自己那间题为“陋室”的房间，一抬头，看见自写的“陋室铭”：

谈笑尽工农，

往来无豪绅。

依然清晰如旧，跃然墙上。不免触景生情。他把方志纯、方志慧等几位兄弟找来，对他们说：

“我不能沉默，我要呼喊，我要宣传，我要办刊物！”<sup>①</sup>

于是，方志敏兄弟和弋阳革命青年社几个社员，零零星星地凑

---

<sup>①</sup> 见方志纯著《怀念集》103页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